資治通鑑/卷1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九 梁紀十五

► 卷一百六十

起旃蒙赤奮若，盡柔兆攝提格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9卷

【梁紀十五】 起旃蒙赤奮若，盡柔兆攝提格，凡二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五大同十一年（乙丑，公元五四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聘。

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、都督鄭仲禮等，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，殺丞相歡，奉文暢為主。事洩，皆死。文暢，榮之子也；其姊，敬宗之後，及仲禮姊大車，皆為歡妾，有寵，故其兄弟皆不坐。

歡上書言：「并州，軍器所聚，動須女功，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；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。」丁未，置晉陽宮。二月，庚申，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。

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。突厥本西方小國，姓阿史那氏，世居金山之陽，為柔然鐵工。至其酋長土門，始強大，頗侵魏西邊。安諾槃陀至，其國人皆喜曰：「大國使者至，吾國其將興矣！」

三月，乙未，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，百官迎於紫陌。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：「往日朝廷豈無法官，莫肯糾劾。中尉盡心徇國，不避豪強，遂使遠邇肅清。衝鋒陷陣，大有其人；當官正色，今始見之。富貴乃中尉自取，高歡父子無以相報。」賜暹良馬。暹拜，馬驚走，歡親擁之，授以轡。東魏主宴於華林園，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；歡降階跪曰：「唯暹一人可勸，並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。」高澄退，謂暹曰：「我尚畏羨，何況餘人！」然暹中懷頗挾巧詐。初，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，不為其家所齒，為孫騰妓，騰又棄之；高澄遇諸塗，悅而納之，遂有殊寵，封琅邪公主。澄謂崔季舒曰：「崔暹必造直諫，我亦有以待之。」及暹咨事，澄不復假以顏色。居三日，暹懷刺墜之於前。澄問：「何用此為？」暹悚然曰：「未得通公主。」澄大悅，把暹臂，入見之。季舒語人曰：「崔暹常忿吾佞，在大將軍前，每言叔父可殺；及其自作，乃過於吾。」

夏，五月，甲辰，東魏大赦。

魏王盟卒。

晉氏以來，文章競為浮華，魏丞相泰欲革其弊。六月，丁巳，魏主饗太廟。泰命大行台度支尚書、領著作蘇綽作《大誥》，宣示群臣，戒以政事；仍命「自今文章皆依此體。」

上遣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，以陳霸先為司馬；命定州刺史蕭勃會瞟於西江。勃知軍士憚遠役，因詭說留瞟。瞟集諸將問計，霸先曰：「交趾叛換，罪由宗室，遂使涸亂數州，逋誅累歲。定州欲偷安目前，不顧大計。節下奉辭伐罪，當死生以之。豈可逗撓不進，長寇沮眾也！」遂勒兵先發。瞟以霸先為前鋒。至交州，賁帥眾三萬拒之，敗於朱鳶，又敗於蘇歷江口。賁奔嘉寧城，諸軍進圍之。勃，昺之子也。

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，丞相歡患之，遣行台郎中杜弼使於柔然，為世子澄求婚。頭兵曰：「高王自娶則可。」歡猶豫未決。婁妃曰：「國家大計，願勿疑也。」世子澄、尉景亦勸之。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，號曰蠕蠕公主。秋，八月，歡親迎於下館。公主至，婁妃避正室以處之；歡跪而拜謝，妃曰：「彼將覺之，願絕勿顧。」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，且報聘；仍戒曰：「待見外孫乃歸。」公主性嚴毅，終身不肯華言。歡嘗病，不得往，禿突佳怨恚，歡輿疾就之。

冬，十月，乙未，詔有罪者復聽入贖。

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。乙未，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，配以民間寡婦。

十二月，東魏以侯景為司徒，中書令韓軌為司空；戊子，以孫騰錄尚書事。

魏築圜丘於城南。

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：其一以為「今北邊稽服，正是生聚教議之時，而天下戶口減落，關外彌甚。郡不堪州之控總，縣不堪郡之裒削，更相呼擾，惟事征斂。民不堪命，各務流移，此豈非牧守之過歟！東境戶口空虛，皆由使命繁數，窮幽極遠，無不皆至，每有一使，所屬搔擾，駑困邑宰，則拱手聽其漁獵，桀黠長吏，又因之重為貪殘，縱有廉平，郡猶掣肘。如此，雖年降復業之詔，屢下蠲賦之恩，而民不得反其居也。」其二以為「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，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。今之燕喜，相競誇豪，積果如丘陵，列餚同綺繡，露台之產，不週一燕之資，而賓主之間，裁取滿腹，未及下堂，已同臭腐。又，畜妓之夫，無有等秩，為吏牧民者，致貲巨億，罷歸之日，不支數年，率皆盡於燕飲之物、歌謠之具。所費事等丘山，為歡止在俄頃，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；如復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！其餘淫侈，著之凡百，習以成俗，日見滋甚。欲使人守廉白，安可得邪！誠宜嚴為禁制，導以節儉，糾奏浮華，變其耳目。夫失節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恥不能及群，故勉強而為之；苟以淳素為先，足正雕流之弊矣。」其三以為「陛下憂念四海，不憚勤勞，至於百司，莫不奏事。但斗筲之人，既得伏奏帷扆，便欲詭競求進，不論國之大體，心存明恕；惟務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以深刻為能，以繩逐為務。跡雖似於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，犯罪者多，巧避滋甚，長弊增奸，實由於此。誠願責其公平之效，黜其讒慝之心，則下安上謐，無徼幸之患矣。」其四以為「今天下無事，而猶日不暇給，宜省事、息費，事省則民養，費息則財聚。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：凡京師治、署、邸、肆及國容、戎備，四方屯、傳、邸治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，有所宜減，減之；興造有非急者，徵求有可緩者，皆宜停省，以息費休民。故畜其財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養其民者，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財，則終年不息矣；以小役不足妨民，則終年不止矣。如此，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。」

啟奏，上大怒，召主書於前，口授敕書以責琛。大指以為：「朕有天下四十餘年，公車讜言，日關聽覽，所陳之事，與卿不異，每苦倥傯，更增愆惑。卿不宜自同闒茸，止取名字，宣之行路，言『我能上事，恨朝廷之不用』。何不分別顯言：某刺史橫暴，某太守貪殘，尚書、蘭台某人奸猾，使者漁獵，並何姓名？取與者誰？明言其事，得以誅黜，

更擇材良。又，士民飲食過差，若加嚴禁，密房曲屋，雲何可知？倘家家搜檢，恐益增苛擾。若指朝廷，我無此事。昔之牲牢，久不宰殺，朝中會同，菜蔬而已；若復減此，必有《蟋蟀》之譏。若以為功德事者，皆是園中之物，變一瓜為數十種，治一菜為數十味；以變故多，何損於事！

「我自非公宴，不食國家之食，多歷年所；乃至宮人，亦不食國家之食。凡所營造，不關材官及以國匠，皆資雇藉以成其事。勇怯不同，貪廉各用，亦非朝廷為之傅翼。卿以朝廷為悖，乃自甘之，當思致悖所以！卿云『宜導之以節儉』，朕絕房室三十餘年，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，雕飾之物不入於宮；受生不飲酒，不好音聲，所以朝中曲宴，未嘗奏樂，此群賢之所見也。朕三更出治事，隨事多少，事少午前得竟，事多日昃方食，日常一食，若晝若夜；昔要腹過於十圍，今之瘦削裁二尺餘，舊帶猶存，非為妄說。為誰為之？救物故也。

「卿又曰『百司莫不奏事，詭競求進』，今不使外人呈事，誰屍其任！專委之人，雲何可得？古人云：『專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。』二世之委趙高，元後之付王莽，呼鹿為馬，又可法歟？卿云『吹毛求疵』，復是何人？『擘肌分理』，復是何事？治、署、邸、肆等，何者宜除？何者宜減？何處興造非急？何處徵求可緩？各出其事，具以奏聞！富國強兵之術，息民省役之宜，並宜具列！若不具列，則是欺罔朝廷。佇聞重奏，當復省覽，付之尚書，班下海內，庶惟新之美，復見今日。」琛但謝過而已，不敢復言。

上為孝教慈恭儉，博學能文，陰陽、卜筮、騎射、聲律、草隸、圍棋，無不精妙。勤於政務，冬月四更竟，即起視事，執筆觸寒，手為皴裂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，長齋斷魚肉，日止一食，惟菜羹，糲飯而已，或遇事繁，日移中則嗽口以過。身衣布衣，木綿皁帳，一冠三載，一衾二年，後宮貴妃以下，衣不曳地。性不飲酒，非宗廟祭祀、大饗宴及諸法事，未嘗作樂。雖居暗室，恆理衣冠，小坐盛暑，未嘗褰袒。對內豎小臣，如遇大賓。然優假士人太過，牧守多浸漁百姓，使者干擾郡縣。又好親任小人，頗復苛察。多造塔廟，公私費損。江南久安，風俗奢靡。故琛啟及之。上惡其觸實，故怒。

臣光曰：梁高祖之不終也，宜哉！夫人主聽納之失，在於叢脞；人臣獻替之病，在於煩碎。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，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。故身不勞而收功遠，言至約而為益大也。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，而高祖已赫然震怒，護其所短，矜其所長；詰貪暴之主名，問勞費之條目，困以難對之狀，責以必窮之辭。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，日昃之勤為至治，君道已備，無復可加，群臣箴規，舉不足聽。如此，則自餘切直

之言過於琛者，誰敢進哉！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，大謀顛錯而不知，名辱身危，覆邦絕祀，為千古所閔笑，豈不哀哉！

上敦尚文雅，疏簡刑法，自公卿大臣，鹹不以鞫獄為意。奸吏招權弄法，貨賂成市，枉濫者多。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；徒居作者具五任，其無任者著升械；若疾病，權解之，是後囚徒或有優、劇。時王侯子弟，多驕淫不法。上年老，厭於萬幾。又專精佛戒，每斷重罪，則終日不懌；或謀反逆，事覺，亦泣而宥之。由是王侯益橫，或白晝殺人於都街，或暮夜公行剽掠，有罪亡命者，匿於王家，有司不敢搜捕。上深知其弊，而溺於慈愛，不能禁也。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，與其婿鄧彥偕行。榮卒，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，彥殺康而奪其位。魏不能討，因以彥為刺史，屢征不至，又南通吐谷渾。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眾，欲以計取之，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，密令圖彥。徽以五十騎行，既至，止於賓館；彥見徽單使，不以為疑。徽遣人微勸彥歸朝，彥不從；徽又使贊成其留計，彥信之，遂來至館。徽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，執彥於坐，責而縛之；因宣詔慰諭吏民，且云「大軍續至」，城中無敢動者，遂送彥於長安。泰以徽為都官尚書。

高祖武皇帝十五中大同元年（丙寅，公元五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，楊暾等克嘉寧城，李賁奔新昌獠中，諸軍頓於江口。

二月，魏以義州刺史史寧為涼州刺史。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，不受代，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，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，以郡應保。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信、開府儀同三司怡峰與史寧討之。

三月，乙巳，大赦。

庚戌，上幸同泰寺，遂停寺省，講《三慧經》。夏，四月，丙戌，解講，大赦，改元。是夜，同泰寺浮圖災，上曰：「此魔也，宜廣為法事。」群臣皆稱善。乃下詔曰：「道高魔盛，行善鄣生。當窮茲土木，倍增往日。」遂起十二層浮圖；將成，值侯景亂而止。

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，率皆歸附，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。五月，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，自帥壯士襲其西南。遲明，克之，遂擒仲和。

初，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，以其人望，恐失眾心，雖外相敬，內甚忌之。整陽為親附，因使人說保曰：「今東軍漸逼涼州，彼勢孤危，恐不能敵，宜急分精銳以救之。然成敗在於將領，令狐延保，兼資文武，使將兵以往，蔑不濟矣。」保從之。

整行及玉門，召豪傑述保罪狀，馳還襲之。先克晉昌，斬呂興；進擊瓜州，州人素信服整，皆棄保來降，保奔吐谷渾。

眾議推整為刺史，整曰：「吾屬以張保逆亂，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，故相與討誅之；今復見推，是傚尤也。」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，具以狀聞。丞相泰以申徽為瓜州刺史，召整為壽昌太守，封襄武男。整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，從泰征討，累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六月，庚子，東魏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、大行台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。

甲子，詔：「犯罪非大逆，父母、祖父母不坐。」先是，江東唯建康及三吳、荊、郢、江、湘、梁、益用錢，其餘州郡雜以谷帛，交、廣專以金銀為貨。上自鑄五銖及女錢，二品並行，禁諸古錢。普通中，更鑄鐵錢。由是民私鑄者多，物價騰踊，交易者至以車載錢，不復計數。又自破嶺以東，八十為百，名曰「東錢」；江、郢以上，七十為百，名曰：「西錢」；建康以九十為百，名曰「長錢」。丙寅，詔曰：「朝四暮三，眾狙皆喜，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。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，陌減則物貴，陌足則物賤，非物有貴賤，乃心有顛倒。至於遠方，日更滋甚，徒亂王制，無益民財。自今可通用足陌錢！令書行後，百日為期，若猶有犯，男子謫運，女子質作，並同三年。」詔下而人不從，錢陌益少；至於季年，遂以三十五為百雲。

上年高，諸子心不相下，互相猜忌。邵陵王綸為丹楊尹，湘東王繹在江州，武陵王紀在益州，皆權侔人主；太子綱惡之，常選精兵以衛東宮。八月，以綸為南徐州刺史。

東魏丞相歡如鄴。高澄遷洛陽《石經》五十二碑於鄴。

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，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。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，丞相泰從之。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，將伐魏；癸巳，自鄴會兵於晉陽；九月，至玉

壁，圍之。以挑西師，西師不出。

李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，大造船艦，充塞湖中。眾軍憚之，頓湖口，不敢進。陳霸先謂諸將曰：「我師已老，將士疲勞；且孤軍無援，入人心腹，若一戰不捷，豈望生全！今藉其屢奔，人情未固，夷、獠烏合，易為摧殄。正當共出百死，決力取之；無故停留，時事去矣！」諸將皆默然莫應。是夜，江水暴起七丈，注湖中。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，眾軍鼓噪俱前；賁眾大潰，竄入屈獠洞中。

冬，十月，乙亥，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察為雍州刺史。上捨察兄弟而立太子綱，內常愧之，寵亞諸子。以會稽人物殷阜，故用察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。察兄弟亦內懷不平。察以上衰老，朝多秕政，遂蓄聚貨財，折節下士，招募勇敢，左右至數千人。以襄陽形勝之地，梁業所基，遇亂可以圖大功。乃克己為政，撫循士民，數施恩惠，延納規諫，所部稱治。

東魏丞相歡攻玉壁，晝夜不息，魏韋孝寬隨機拒之。城中無水，汲於汾，歡使移汾，一夕而畢。歡於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城上先有二樓，孝寬縛木接之，令常高於土山以御之。歡使告之曰：「雖爾縛樓至天，我當穿地取爾。」乃鑿地為十道，又用術士李業興「孤虛法」，聚攻其北。北，天險也。孝寬掘長塹，邀其地道，選戰士屯塹上。每穿至塹，戰士輒擒殺之。又於塹外積柴貯火，敵有在地道內者，塞柴投火，以皮排吹之，一鼓皆焦爛。敵以攻車撞城，車之所及，莫不摧毀，無能御者。孝寬縫布為幔，隨其所向張之，布既懸空，車不能壞。敵又縛松、麻於竿，灌油加火以燒布，並欲焚樓。孝寬作長鉤，利其刃，火竿將至，以鉤遙割之，松、麻俱落。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，其中施樑柱，縱火燒之。柱折，城崩。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，敵不得入。城外盡攻擊之術，而城中守禦有餘。孝寬又奪據其土山。歡無如之何，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：「君獨守孤城，而西方無救，恐終不能全，何不降也？」孝寬報曰：「我城池嚴固，兵食有餘。攻者自勞，守者常逸，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！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。孝寬關西男子，必不為降將軍也！」珽復謂城中人曰：「韋城主受彼榮祿，或復可爾；自外軍民，何事相隨入湯火中！」乃射募格於城中云：「能斬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開國郡公，賞帛萬匹。」孝寬手題書背，返射城外云：「能斬高歡者准此。」珽，瑩之子也。東魏苦攻凡五十日，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，共為一塚。歡智力皆困，因而發疾。有星墜歡營中，士卒驚懼。十一月，庚子，解圍去。

先是，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，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箱，恐其寇邵郡，帥騎御之。景

聞檝至，斫木斷路六十餘里，猶驚而不安，遂還河陽。庚戌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。辛亥，征世子澄會晉陽。

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建忠公。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。

十二月，己卯，歡以無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諸軍，東魏主許之。歡之自玉壁歸也，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；魏人聞之，因下令曰：「勁弩一發，凶身自隕。」歡聞之，勉坐見諸貴，使斛律金作《敕勒歌》，歡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魏大行台度支尚書、司農卿蘇綽，性忠儉，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，薦賢拔能，紀綱庶政；丞相泰推心任之，人莫能間。或出遊，常預署空紙以授綽；有須處分，隨事施行，及還，啟知而已。綽常謂「為國之道，當愛人如慈父，訓人如嚴師。」每與公卿論議，自晝達夜，事無鉅細，若指諸掌，積勞成疾而卒。泰深痛惜之，謂公卿曰：「蘇尚書平生廉讓，吾欲全其素志，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；如厚加贈諡，又乖宿昔相知之心；何為而可？」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：「儉約，所以彰其美也。」泰從之。歸葬武功，載以布車一乘，泰與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。泰於車後酹酒言曰：「尚書平生為事，妻子兄弟所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唯爾知吾心，吾知爾志，方欲共定天下，遽捨吾去，奈何！」因舉聲慟哭，不覺巵落於手。

東魏司徒、河南大將軍、大行台侯景，右足偏短，弓馬非其長，而多謀算。諸將高敖曹、彭樂等皆勇冠一時，景常輕之，曰：「此屬皆如豕突，勢何所至！」景嘗言於丞相歡：「願得兵三萬，橫行天下，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、以為太平寺主。」歡使將兵十萬，專制河南，杖任若己之半體。

景素輕高澄，嘗謂司馬子如曰：「高王在，吾不敢有異；王沒，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！」子如掩其口。及歡疾篤，澄詐為歡書以召景。先是，景與歡約曰：「今握兵在遠，人易為詐，所賜書皆請加微點。」歡從之。景得書無點，辭不至；又聞歡疾篤，用其行台郎潁川王偉計，遂擁兵自固。

歡謂澄曰：「我雖病，汝面更有餘憂，何也？」澄未及對，歡曰：「豈非憂侯景叛邪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歡曰：「景專制河南，十四年矣，常有飛揚跋扈之志，顧我能畜養，非汝所能駕御也。今四方未定，勿遽發哀。庫狄干鮮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並性遒直，終不負汝。可朱渾道元、劉豐生，遠來投我，必無異心。潘相樂本作道人，心和厚，汝

兄弟當得其力。韓軌少戇，宜寬借之。彭樂心腹難得，宜防護之。堪敵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紹宗，我故不貴之，留以遺汝。」又曰：「段孝先忠亮仁厚，智勇兼備，親戚之中，唯有此子，軍旅大事，宜共籌之。」又曰：「邙山之戰，吾不用陳元康之言，留患遺汝，死不瞑目！」相樂，廣寧人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